

3-10-1964

新嘉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六版

每份售價 10¢

Letter-head Printed by Wah Eng printing Co.

企圖模糊人民視綫及配合扩軍备戰政策

政府耗公帑大搞心理宣傳

最近，聯盟政府設立一個以新聞及廣播部長西努為首，包括沙順、許啓謨等四位部長、及陳東海等三位上議員等十七位委員的所謂「全國團結委員會」準備向「馬來西亞」各邦人民展開「攻心」運動。該委員會還將在各州、縣、等設立委員會。據稱，這個委員會是在東姑及拉查的訓令下產生的。

「全國委員會」正在制定步驟，以推行宣傳、心理戰、及情報等工作。而馬來西亞廣播電台、電視台以及報章，將被該委員會利用作為進行心理戰及宣傳的重要媒介。此外，政府亦必耗費大筆公款，用

來印刷宣傳品及「創造」各種宣傳的新形式，如舉辦「××展覽會」、到處貼標語、設置霓虹燈廣告等，以達到其欺騙群眾，扭轉人民對大馬政權不滿的目的。

與此同時，政府還不斷強調，

要採取外交上的宣傳攻勢，多在外國設立大使館，以便向亞非國家大力宣傳。

顯然地，政府想要通過這樣的一連串步驟，以扭轉其在政治上的
(轉入第六版)

黨致電開羅會議 吁支持反大馬斗争

「不結盟國家會議」將於星期一，在開羅舉行。大部份出席者是具有反殖反帝立場的亞非國家。黨於昨日致電該大會，電報全文如下：

星洲人民祝賀大會召开，殷切希望大會對反殖運動與保衛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吁請大會(一)支援星、馬、婆人民反對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的斗争；(二)譴責「馬來西亞」當權者實行軍事獨裁、剝奪民權、挑起民族摩擦、以及虐待被捕者的殘暴罪行。

說不定。(因為李光耀認為巫統是代表馬來人的政黨，其地位是不能被取代的)。另一條路綫，即是以華人領袖姿態出現，盡量把自己扮成「華人利益的捍衛者」，以此實力做為後盾，迫使巫統非和它合作不可。這種做法，在行動黨與巫統的爭鬥公開化，尤其是由於它們的航機手段而釀成星洲七月及九月的血流事件後，李光耀集團更顯得積極推行。

由於李光耀集團的背叛人民，賣國求榮，現在它已非假借種族主義以圖存不可了。但值得關注的是：在帝國主義準備把馬來亞和北婆當為爭奪利潤的競技場所時，種族主義的活動將給馬來亞人民帶來無窮災禍。帝國主義是慣於用階級鬥爭
(轉入第二版)

聯盟行動黨的矛盾解決了!?

● 評東姑和李光耀的會談 ●

本月廿五日，東姑「邀請」了李光耀到吉隆坡去會談。據報導，會談內容是集中在討論巫統與行動黨之間的微妙關係上。李光耀在會談後發表了談話謂誤會與猜疑已經消除。而按照杜進才的高見，這是因為「我們(指行動黨)常常願意作適應極變，對於政治，我們並非抱定強硬和毫無伸縮性的態度」。

但是，令人奇怪，就在「誤會已消除」的同一天，巫統機關報「默迪卡之聲」却寫了一長篇社論，指責李光耀誹謗中央政府，認為李光耀所玩弄的技倆，其危險與「印尼特工」相同。

李光耀說「誤會」烟消雲散了，現在兩地政府要並肩作戰，拯救「馬來西亞」不致夭折；但是，代表巫統上層份子的巫統機關報却毫不客氣地痛罵李光耀，且把這位「大馬功臣」也貼上了「危險份子」的標誌。這是多麼不協調的事。其實，這次會議，很明显，是在英國人的壓力下促成的。英殖民主義者對於自己一手搞起來的「馬來西亞」目前的國內外處境，是「憂心如焚」的。一方面來自人民反殖愛國斗争力量，非但在無數次鎮壓後沒有消聲匿跡，相反，却愈斗愈勇，力量在不斷迅速發展中；另一方面，美國人的離心活動日益見效。巫統的掌權人物，越來越投奔美國，且巫統內部的反英情緒，有逐漸蔓延

的趨勢(敦拉昔、佐哈里等部長曾攻擊某些英國報章，巫統青年團最近還召開特別會議，通過決議，譴責英國報章，同時向英駐馬最高專員提呈抗議書)。而反映在政治上，便是行動黨與巫統的從「暗斗」到「明爭」。

英殖民統治者是感受到，如果不立即挽救大馬的危機與擊退來自美國的「顛覆活動」，那就只好眼睜睜大馬瓦解或者讓那隻比自己更狠的狼，衝走這塊肥肉。這就是行動黨與巫統會談所以舉行的原因。

今後，李光耀集團將怎樣處理其與巫統的關係呢？從李光耀所發表的許多言論中，人們不難看出，它們還仍將遵循兩條投機的路綫。第一，也就是最理想的路綫，是排擠馬華，擁護巫統。這條路綫，在最近的聯合邦大選中被碰得頭破血流，險些連總理都完蛋。但這並不等於李光耀集團已放棄對好巫統的「阿諛政策」，它將會繼續「努力」去做，也許手段更「科學化」也



想當年……餘悸猶存 話眼前……寧願坐牢

山
諫
中

● 與前「搜山員」一席談 ●

日前，筆者偶然間遇見前鄉聯的一位會員楊××君；久別重逢，我們便抓紧良機，找個幽靜的地方，親切地攀談起來。

我們從生活談到局勢，從大馬前談到大馬後，從和平的可貴談到北婆的戰事。總之，他說：“我看了社陣的一張傳單，標頭寫着 [馬來西亞頭一年，大災小難萬萬千]，這話真是一語道盡大馬成立後所帶來的一切！”

“看來聯盟政府要變幹下去，許啓謨不是已宣佈要徵召 16500 名青年去受訓嗎？聯邦第一批 400 名適齡青年，經過兩個月受訓，日前已 [本業]，本坡很多青年也已接到檢驗體格的通知書，人力動員局還叫他們於十月十日前往波德申接受軍訓……你看，受訓完畢後會被調去北婆打戰嗎？”

一提起抽兵，立刻就激起了他對往事的陣陣回憶；片刻，他終於開口了：“以前，我也曾被抽去當兵。過去我本住在柔佛宋加蘭，1949年至1954年這幾個年頭里，紅毛政府實行抽壯丁，每戶人家，兩丁抽一丁，年齡從十八至五十歲。”

我已料到這怎麼回事了。他的回憶使他在談話帶着緊張的語氣，我不想打斷他的思緒。

“當時，大家都想起來反對這個抽兵行動，誰都不願意替紅毛人入山送死。”楊君分解說。

“馬來兄弟願意去嗎？”

“當時，誰也不會心甘情願去替紅毛送死。”

“由於反對的人很多，當局只好把按戶抽丁的辦法改為抽籤。”楊君說：“雖然這樣，很多人還是不願去，但由於當局逼得太甚，一些人便只好在忍氣吞聲的情形下，去碰碰八字運。”

“你有沒有被抽到？”

“有，我不幸被抽到了！當時，我才十九歲，母親已病逝，父親聽說我被抽到，傷心地大哭起來，死都不肯讓我去。不過，我當時還有一個僥倖的想法，以為受訓後，不一定會被調去打的。”

“我前後受訓約一年，”楊君繼續說：“在宋加蘭受訓三個星期，烏敏島受訓三個星期，哥達丁宜受訓三個月，在吉隆坡受訓逾半年之久。”

“我們受訓時，背的物件，槍啦、嗽口瓶、乾糧等，大約有幾十斤重。”楊君說：“我們從哥達丁宜步行至宋加蘭，整整一星期，有些身體弱的，走到哭起來，真辛苦

！”

“後來呢？有沒有被抽去打？”

“噢！訓練了之後，他們就馬上要我們去 [山里]！”楊君直接了當地答道：“進山時，十二人一隊，通常四隊一起，辜卡兵、馬來兵、歐洲兵、華人，依次排着。”

“進山去打不是很危險嗎？”我追問道。

“這還用說，山里的人在 [暗]，我們在 [明]，他們經年累月在深山樹林里鍛鍊；我們整天住在街場，他們是有目標的打，我們是亂打一場，說老實，進去打是十身不夠死！”

他卒（口旁）了一口口水，才低聲說道：“有一次，我被上峯壓着拿着探照燈，往森林裏照，忽然 [叭] 一聲，一顆子彈從我的頭髮擦過，我嚇得魂不附體，伏着不敢動。”他一邊逼真地重覆着當時的緊張動作。

“這次驚險過後，我就離開了家鄉，來到本坡。”楊君言下猶有

餘悸。

“所以，我說現在有些人以為受訓了不會被抽去打的想法，就跟我十年前的想法一樣；錯了！好在那粒沒有眼睛的子彈沒有射中我，不然，懊悔都來不及了！”

我打趣地問到：“這回你去受訓嗎？”

“我已經卅多歲了，抽不到。”楊君以那飽經世故的口吻答道：“但是如果被抽到，我甘願坐監牢！”

（接第一版）

不和以方便它們長期剝削、統治。它們過去曾逼過菲律賓、泰國和印尼國內右翼反動分子，發動排華，製造國內人民自相殘殺，藉此削弱人民的反帝鬥爭。今天，它們也正圖謀在馬來亞如法泡製，逼過東姑及李光耀替它們搞這套把戲。星洲七月及九月的事件，就是它們的一項嘗試。

從目前英美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活動及大馬的處境看來，巫統和行動黨之間的矛盾，是決不可能單靠一句鐘的所謂“真誠會談”就取得諒解的。杜進才不是坦白地說，掛起休戰牌，時間僅是兩年罷了。

砂宵禁時間無法縮短 非土族不得擁有槍枝

砂拉越第三省諮詢會已上週五召開會議，議員對月前實施的緊急狀態，曾提出數次質疑，要求政府縮短宵禁時間和發還槍枝與非土著槍主之間問題。

按砂拉越第三省各主要地區在馬來西亞當局尚未宣佈實施緊急狀態之前，就早已實行戒嚴，在緊急法令於上月初宣佈實施後，戒嚴更加嚴厲，詩巫地區每晚七時至凌晨五時大人與小孩皆不可出門，否則有被槍殺的可能。當砂拉越發生游擊戰爭後不久，當局就將非土族（主要是華族）的槍枝吊回，過後一部份發還。馬來西亞當局也在華族和土族（達雅）製造種族隔離。

第三省省長葛里芬氏在答覆有關縮短宵禁和發還槍枝與非土族問題時說：很遺憾目前沒有證據來說明保安局勢有任何的改變。為了保安理由發還槍枝與非土族槍主問題

目前不能予以考慮。

十月一日復會的砂立法議會中，亦有議員提出此問題詢問首席部長。

政府加緊擴軍備戰，延長宵禁時間，結果只有使人民更受苦而已。而發還槍枝的問題，竟有土著與非土著之分，不知政府的 [各民族和諧平等] 之言論如何與此種製造民族隔離歧視某一族的施策相調和

來論

中立還是親帝國主義？

★ 兼談大馬不被邀請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 ★

第二次不結盟國家政府首腦會議，將於十月五日假阿聯首都開羅正式開幕，參加者有來自亞、非、拉丁美洲和歐洲五十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會議將討論許多十分重大的國際問題，如古巴問題、塞普魯斯問題、南越與剛果問題等，此外，印尼的蘇加諾總統還很可能提出馬來西亞問題。由於與會國的衆多，牽涉的問題重大和廣泛，開羅會議就成爲舉世矚目的一次會議。

「不結盟」的实况

有人說不結盟，就是不靠攏的意思，即在國際舞台上不站在西方集團也不站在東方集團方面，這樣的看法並不完全符合不結盟國家會議的參加國的實際情況。在參加本次不結盟國家會議的國家中，有名義上不結盟但實際上已走向與西方帝國主義結盟道路的國家。如印度，由於大量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並多次與美、英帝國主義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說它不結盟，只是還差沒有公開加入帝國主義拼湊的軍事集團罷了。再如依賴「美援」生存的南斯拉夫，它和美帝國主義暗中結盟，不是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嗎？

大多數與會國堅持

反帝反殖與和平政策

然而，我們還注意到，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嚴格奉行和平中立外交政策的國家，它們在國際舞台上一直扮演著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舊殖民主義的重要角色，對於保衛世界和平，對於亞、非、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爭取獨立與解放的鬥爭是有貢獻的，是給予堅決支持的。像阿爾及利亞、嘉納、阿聯等，一貫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鬥爭，聲援南耶門人民反對英帝國主義、剛果人民爭取真正獨立的鬥爭，並且援助非洲大陸上的殖民地人民的獨立鬥爭；像古巴這個拉丁美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英勇抗拒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積極援助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是全世界有口皆碑的。

倘有助於民族解放運動

必受世界人民支持

在不結盟國家會議的參加國之間，彼此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可能有不一致，但大多數都具有反帝反殖的共同立場，這是由於所有這些國家的人民都遭受國際帝國主義、新

舊殖民主義的侵略、滲透、顛覆的威脅，特別是美帝國主義，一直把控制和奴役這些國家和人民當做自己的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舊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這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所繫的問題，一切國際會議，只要是有助於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和保衛和平的，都將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歡呼。我們支持第二次不結盟國家會議，只要這個會議能貫徹反帝反殖的精神，只要這個會議是有助於亞、非、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的。

投靠英美之大馬

被拒於會議門外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馬來西亞不被邀請參加開羅會議。據說，馬來西亞政權很久就開始進行外交活動，想求一些與會國的「多隆」擠身進開羅會議，結果是失敗了。爲了被拒於開羅會議這件事，東姑還特別撰文，大發牢騷。事情發生不

遲不早，偏偏是在馬來西亞政權大聲疾呼要「爭取亞非國家同情與支持」的時刻，這怎不叫東姑之流痛心疾首，惱羞成怒呢？連印度、南斯拉夫也能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而偏叫馬來西亞望會議而興歎，這也難怪東姑等人滿腹牢騷了。這只能說明馬來西亞政權和帝國主義勾結得太露骨，結盟得太公開了，簡直連一點偽裝中立的本錢都沒有！試看，大馬政權讓英帝國主義在自己的領土上大設軍事基地，又和英帝合伙鎮壓北婆人民的起義，另一方面還和美帝國主義勾勾搭搭，忍受「美援」來鎮壓國內人民，支持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所幹的赤裸裸的侵略罪行……，這一切不正是說明大馬政權是多麼親帝國主義的嗎？那里有一點兒「中立」的幌子呢？大馬不被邀請參加開羅會議這件事，再次向馬來西亞各邦人民，向全世界人民說明了：馬來西亞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義的產物，大馬政權是親帝國主義而自絕於亞非大家庭之外的。

我們馬來亞、星洲人民堅決反對大馬政權的親帝國主義立場，我們堅決和亞非人民、全世界人民團結一致，站在反帝反殖、保衛世界和平的最前綫！
• 李平 •



亞非會議

不結盟國家會議

第一屆不結盟國家會議乃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召開，出席者有阿富汗、阿爾及利亞、緬甸、柬埔寨、錫蘭、剛果、古巴、塞普魯斯、依地奧比亞、嘉納、幾內亞、印度、印尼、伊拉克、黎巴嫩、馬利、摩洛哥、尼泊爾、沙地阿拉伯、索馬利蘭、蘇丹、突尼西亞、阿聯、耶門、南斯拉夫。以觀察員列席者有玻利維亞、巴西、厄瓜多爾。會議曾發表宣言。

亞非會議則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在印尼的萬隆召開。參加的亞非國家有廿九個，包括中國、印度與印尼等。會議通過六項協約和一篇和平宣言。這篇具有歷史性、爲全人類所推崇的宣言寫道：「

自由與和平是相互依存的，一切國家的人民必須享有自決的權利，自由和獨立必須儘可能毫無拖延地給予現在仍舊是附屬國的人民。」

亞非萬隆會議集合了經過巨大犧牲而爭得獨立的許多國家，由於這些國家經歷了殖民統治下的各種痛苦，因此，會議誓言與殖民主義鬥爭到底，並協助在殖民統治下的不幸兄弟爭取權利和自由。同時，還確定了世界和平與反殖反帝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剷除殖民主義，才能維護世界和平。

亞非會議的舉行，給全世界人民的自由解放鬥爭予莫大的鼓舞與支援，它加速了殖民制度的總崩潰。因此，會議已在人類歷史上寫下

(轉入第六版)

每旗幟一起前進的詩篇

在這短短的兩星期內，稿件像雲片樣紛紛地寄交到這個小園地地來。其中最多的是詩篇，這些詩篇都是具有火熱的情感和鮮明的思想性，並及時地反映人民的鬥爭，這些與時代的旗幟一齊前進的詩篇，道出了馬來亞人民真正的願望與要求。不論在藝術性與思想性上，這些詩篇都大大地超越了那些垂死的現代派、唯美派、傷感派等腐朽文藝。

為了滿足讀者的一分渴望，這裡特闢一版詩歌。其他的詩篇將陸續刊登。對於寄交稿件來的每一個作者，我們致於萬分的謝意，並隨此希望每一位現實主義文藝之作者，高舉反映時代面貌的旗幟，辛勤地耕耘，創作更多為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

· 編者 ·



九九一二人民反當兵的示威

像鮮紅的火在我心中燃燒，
像滔天的浪在我心中咆哮。
抱著這顆憤怒的心，
我投向鬥爭的隊伍里去。

憤怒的歌聲在隊伍里揚起，
揚起我們滿心的不平。
我們的血像奔滾不盡的長江水，
我們的心像陰沉的天空里的悶雷。

為了不做紅毛人的奴隸，
為了不替紅毛人當兵，
我們舉起了正義的旗，
我們掀起了反當兵的示威。

我們的步伐像長浪一般地邁進，
我們的歌聲一街街地飛揚，
隊伍里跳動着我們憤怒的心，
隊伍里的歌聲雄壯而又嘹亮。

街頭巷尾守着 [紅車] 和 [馬打]
街頭巷尾走着便衣警探。
[馬來西亞] 呵！
就是這麼一個的警察國家。

[紅車] 排得長又長，

馬路上橫擋着鐵絲網，
我們的隊伍斗志昂昂，
我們越過大路轉進小巷。

強變的軍警一重重地圍來，
破空幾響拋來了催淚彈，
催淚彈驅散了我們，
却驅散不了我們鬥爭的心。

[五脚基] 上站着憤怒的居民，
他們咬着牙把拳頭頂緊，

我們願以我們的青春，
灌溉祖國自由的花朵。
在萬水千山的革命道路上，
我們什麼苦難都嘗過。

我們常以憤怒代替哭泣
當屈辱身上還套着枷鎖。
為了祖國優秀兒女遭迫害，
我們會千百次在每個角落會合。

當我們今天歡聚在一塊，
又豈知明天牢獄不是我們的[安樂窩]！

恨不得把 [紅車強盜] 摔進溝里去，
他們知道兒子就要給搶去沙巴當兵。

他們把驅散的隊伍迎進屋裏，
他們用清水來洗我們又紅又熱的眼睛
他們送來紅茶溫暖我們憤怒的心，
而我們呵怎不滿心地感激？

想起了那被搶走的伙伴，
憤怒的火焰又一次照紅我的心胸。
伙伴呵，為了祖國，為了人民，
你們的手却響起了鎖鍊的聲音。

12.9.64 · 怒火·

我的誓歌

崖畔蘭

但有什麼力量能撲滅我們的信心？
當世界革命已綻開燦爛的花朵。

我們鄙棄一切強權和懦弱，
在革命途中我們決掃除這些阻遏；
我們團結起所有被迫害的人民，
只有他們渴望燃起真理之火。

我們的血淚已洒在革命的道路！
我們堅信溫暖的陽光會照遍祖國！
當膠林掀起怒吼的海濤，
就是祖國人民翻身的時刻！

[滾開！我“丹cup”汝！
一隻烏亮的皮靴隨着聲音飛過來，
將她踢倒在混漉漉的馬路上；
一群警察把幾個青年強塞進警車...

陣陣絞痛齒背着她的心扉，
她掙扎着站起來，揮舞拳頭：
[對！情願坐牢，
絕不替紅毛人當炮灰！]

(四)
這是個陰風露雨天，
街道上軍警戒備森嚴，
一個老太婆站在路中間，
揮動雙手，高喊口號.....

一輛輛警車飛馳過去，
被逮捕的青年從車窗回望着她，——
宛如一座燈塔，
聳立在海洋上！

這是陰風露雨天

玲棠

(一)
這是個陰風露雨天，
一個老太婆站在大路邊，
她安祥地夾(目旁)動着雙眼，
眺望着路上越來越多的青年。

但半點鐘過後，
憤怒的火焰已燃燒在她的心間；
看她圓睜着雙眼，
恨不得馬上飛奔到青年們的身邊。

(二)
像千溪萬流突破重重阻撓，
迢迢千里奔流向海洋；
反抽兵的遊行隊伍呵，

瘋狂的暴力豈能阻擋？！

儘管警棍，皮鞭狂舞在身邊，
儘管催淚彈的葯味瀰漫在空間，
也要高舉着標語遊行呵，
留下反抽兵的聲浪迴盪在天際..

(三)
這樣壯烈的場面，
在她已不是第一遭；
壓抑不住心中怒火萬丈高，
她跨大步，向遊行隊伍奔過去。

[絕不到北婆打自己的兄弟！]
她禁不住地跟着大家揮拳高喊：
[住手！我們沒有罪！]
她怒視軍警，衛護着身旁的青年。

这不过是開始

奮人

[喂，怎麼到現在漿糊還沒弄好？]

[刷子也還沒買來呢！]

[已經八點多啦！]

[若（口旁），來了，來了！]

]老[青蛙]喊了起來。

隨着他的聲音，老王提着一桶熱騰騰的漿糊，額頭冒着汗，跑上樓來。

大夥兒七手八腳，馬上把它倒進已經準備好的幾個小鐵罐裡。

負責買刷子的何義還沒有回來呢，不等了，爭取時間要緊，沒有刷子有手呢，就用我們的手去糊吧！

X X X

[唉呀，你們怎麼用手呢，用刷子嘛，刷子快呀！]

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好心地向我們提議，我們正蹲在地上用手塗抹漿糊，老王轉過頭去，笑着說：[用手也一樣！]

說着，老王把一張標語貼上牆。[我們情願坐牢，決不當兵！]

]一個青年吟出聲來。我回過頭去，一看，嚟！什麼時候我們的身後圍了那麼一大群的人，我的心卜卜地跳動着，臉上頓時感到熱辣辣，手不禁加快了速度.....

X X X

[喂，喂，××來了！]好幾個人的聲音一齊這樣喊起來，向我們報訊，替我們擔心。

[你們這樣貼不要緊吧？]街頭賣[豬腸粉]的烏豆嫂關心地問道。

[貼幾張通告有啥要緊，管他這麼多！]一個中年人接口說。

兩個[阿寶]已經擠入人群裡了。儘管我怎樣強自鎮定，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但是心裡却在想：會干涉嗎？就要採取行動了吧！

然而，沒有發生什麼事。當我們提着漿糊罐挾着標語離開時，我還頻頻回過頭去，看那兩個[阿寶]是否有限上來。

老實說，我真有點害怕！雖然，我曾經歷過多少個轟轟烈烈的場面，在一大群豺狼張牙舞爪、虎視眈眈地監視底下，與大夥兒奔馳在馬路上，激動地高舉拳頭，喊口號，一點兒也不感到恐懼，然而，現在，大夥兒分散在各角落，只有老王伴着我。這是第一次，是的，第一次我參與這樣的工作，像一隻離群的羔羊，我感到離開了伙伴時的孤單與缺乏力量。

我們轉入另一條街道，正把漿糊塗在紙上，準備貼上另一張。

[喂，你們剛才貼在B街的那一張，已被××撕了下來！]

兩個青年特地從後面趕上來告訴我們。其中一個憤憤不平地說：[媽的，做××可以隨便撕人家的通告！真是法律都是他們的！]

簡單的幾句話，道出了多少人心裡的不滿呵！.....



寫「詩人不愛大海了！」

—— 媽蟻 ——

有一位很愛大海的詩人，住在遠離大海的地方，他從小就在這裡長大，一直沒有親眼見過大海。他認識海，是經過書本，圖畫的介紹的。他看了所有能找到的有關海的詩，散文以及其他文章，並且還能把其中許多佳篇佳句背誦如流。

在他小小的房間裡，壁上掛滿了海的圖片；在他的桌面的玻璃底下，也放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海的圖片和有關海的詩句。他不論在白天或夜晚，不論在吃飯、睡覺、散步都在想着大海。人們經常見他獨個一人在背誦有關海的詩篇，不論是在路上、車上、到處都是如此。朋友和他聊天，他也是非海不談的。自然，他也寫了不少讚美大海的詩篇，而且投去當地報章、雜誌發表，還得到好評呢。這樣一來，這位詩人就更嚮往大海了，他還到處以“大海詩人”自居。

有人問“大海詩人”為什麼這樣如痴如狂地嚮往大海。詩人馬上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談話：“我愛大海，因為它有無窮無盡的力量，我愛大海的氣勢磅礴（石旁），我愛大海那洶湧的波濤。當它沉默時，人們不知道它的力量多大；當它怒吼時，一切限制它的堅固堤岸都要被淹沒！一切它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都要被沖毀！”他越講越激動，最後，他簡直在大聲疾呼了：“我恨不得把自己化為一滴水，投身到大海的洶湧波濤里！愛海吧，人們！”

詩人畢竟是沒有親眼見過大海，也沒有在大海上波盪過的人，他所寫的“大海詩”固然詞藻華美，但也不免有不夠真實和切貼的地方。於是，有一位在遠方海邊的朋友就約他到海邊去，以親親身體驗海

刺骨的寒風吹刮着，但我們的心却是溫暖的。怎麼能不感到溫暖呢？這麼多的關懷、同情與支援，不正是那熊熊的雪中之炭火麼？

我不再感到孤單了，而是覺得，四周，有那麼多的熱忱朋友兄弟在陪伴着我啊！

X X X

最後的一張貼上去了，任務完成了。

舒了一口長長的氣，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興奮和愉快。然而，我知道真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前面還有許多艱巨的工作等着我們去完成。真正的考驗尚在後頭，這只不過是開始呢！.....

4-9-64

上生活。“大海詩人”爲了此事興奮了幾天睡不著覺。他把自己的海上生活計劃改了好幾次，還準備一輩子生活在海上呢！這也難怪，詩人多年來所追求的理想眼看就要實現了，叫他的心情怎能平靜呢！

詩人終於到達海邊了。

大海上海上那時正掀起巨大的風暴，一個緊接一個的萬丈巨浪向海岸猛撲過來，發出了驚天動地的沉重的吼聲，大海有如萬馬奔騰，頓時烏雲滿天，天昏地暗。咱們的“大海詩人”這時竟嚇得目不敢視，腳站不穩，連聲嚷着要走，弄得那位朋友不知所措。

好容易他們才來到一處看不見大海，聽不到浪聲的地方。詩人的朋友就說：“初來這海上生活自然有些不習慣，不過，只要放大胆，拿出勇氣來，久而久之，就會習慣的。那時，就會真的愛上大海！今晚，我們划船去好吧？”那位“大海詩人”一想到剛才的可怕景象，心里還有餘悸，他從來也想不到大海是那麼可怕的，他連忙說：“不，不，不，這種生活，我，我過不了，太，太危險了。”

當天晚上，詩人匆匆忙忙收拾行李溜了，一路上，他還聽見遠處傳來大海怒吼的聲響，他恨不得長雙翅膀馬上飛回那舒適幽雅的小房間。不用說，詩人從此再也不愛海了。



梅軍备战的后果 民不聊生国库空虚

陳修信昨日飛至本坡時，向記者說，[增加國防開支，並不會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因為世界銀行樂於貸款資助。]但他又說：[國防開支增加至某一程度時，社會服務、教育、衛生服務等將受其影響]

與此同時，他也坦白說：[歲收不足以應付各方面的龐大開支。今年，政府蓄備金已經不斷縮減，而且縮減得相當快，...對此現象感到擔憂。]

對於是否要進一步增稅，陳修信拒絕批評。

抽取老百姓的血汗錢，大量購買殺害北婆人民的外國軍火，如此擴軍備戰下去，國庫空虛、民不聊生是必然的後果。外國資本家的貸款又有何用？聯盟政權到時真的是令人[擔憂]了！

「暗燈舞會」 大行其道

俗語說得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改善”後的某大學，在“維護校紀”聲中，得寵的少數人莫不皆大歡喜。加上有了××食堂與陳××“教授”的“傳道”作榜樣，這些後輩的“學生們”莫不爭先學習。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校內的某一音樂團體，為搞好會友的“聯系”(？)曾舉行一舞會。大概是為了“以示莊嚴”，學校當局竟破例把已凍結了的××樓餐廳借給此輩。當晚，這些[學生]將電燈包上了紅藍綠紙，頓時該廳就顯得陰暗。一時其他同學都美傳為“暗燈舞會”，更奇怪的是，既是在校學生又在××樓內舉行舞會，何以當晚竟出現了不少汽車。這樣一來，聯系“舞娘”的據說又傳開去。

這個舞會直到三更半夜才宣告結束。

如此風氣，不知是否與“維護校紀”及“儉省”之本意相稱乎？

被拘者具保爭 週一高庭作決定

有關七十五位被拘者具保問題，已延擱了三星期。其間，知名拉惹律師曾在三次過堂時，再三提出要求具保被拘者，然始終不得要領。最近一次在地方法庭過堂時，法官稱此問題須由高等法庭決定。上星期三，原本預料高庭會作出決定，但是，最終亦告落空。

昨日，黨接獲律師的通知，謂有關具保事，高等法庭將於十月五日(下星期一)上午十時半，作出決定。黨中央福利股希望家屬們作好担保必要準備，以便在法庭作出可以担保的決定時，迅速担保被拘的同志與朋友們出獄。

政府濫改控狀

政府及警方在有關七十五位被拘者具保問題上曾諸多阻撓。最近，它們更無理地修改控狀，加重可能的最高刑罰。在七十七名中，有一位名曰郭樹福(譯音)的朋友，原本警方在刑事法一四三項下控告他，可能的最高刑罰為六個月，後來，政府改控狀，他可能受到最高的刑罰乃變成兩年，在聯邦法律規定下，刑罰將加倍至四年。

最近，警方再度修改控狀，在新的控狀下，郭樹福將在上述控狀下被控，或是在刑事法第三五三項下被控[推警員、阻止其執行職務]。當局的這種手段，是在以法律強行獨裁統治罷了！

星人民黨週一開 第八層代表大會

人民黨星洲分部經訂於十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一時正在該黨分部黨所舉行第八次代表大會，屆時，該黨領導職位上將有一些更變，這次領導職位上的變動原因是最近該黨兩位領袖被捕即分部副主席及秘書，據悉，該黨新的領導層將堅持人民黨一貫的立場，繼續領導該黨奮鬥。

另悉，當天召開之代表大會上將熱烈廣泛討論黨務，今後鬥爭路線及面對的局勢等問題，該黨馬來亞總部領袖及柔佛州的代表也將出席這次的會議。

該黨副秘書阿末再蘭尼號召所有星洲人民黨黨員熱烈出席屆時召開之大會。

馬社陣三要員 列席開羅會議

馬來亞社陣三代表，已從昨日始，先後啟程飛往開羅，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不結盟國家會議。他們是國民議會黨主席亞茲，社陣全國理事會主席暨人民黨委員哈斯諾，以及勞工黨副總秘書拉惹古瑪醫生。

會議過後，他們將訪問一些亞非國家，包括巴基斯坦、伊朗、敘利亞、阿爾及利亞、沙地阿拉伯等國家。

(接第一版)

不利地位，和配合它在軍事上擴軍備戰的目標。

大馬成立後，人民已逐漸體驗到大馬所帶來痛苦，瞭解過去左翼及進步人士的言論的真實性；還是完全有利於反大馬鬥爭的進一步開展的。而且隨着時間的延長，大馬所呈現的毛病也將會更多，反動政權也將會碰得焦頭爛耳，在這個日子逐漸接近的時刻，聯盟及行動黨政權覺得：單靠目前的封鎖新聞，壓制民意還不能堵塞人民不滿的情緒，因此，企圖製造代罪羔羊，將搞大馬帶來災難的責任一推百了。而且，想用所謂[抵抗外國侵略]的迷藥，誤導我們的大好青年去鎮壓北婆的人民，和為英帝當炮灰。

可以預料得到隨着“馬來西亞”局勢進一步惡化，政府的心理戰攻勢也一定加劇。但是，幻想以謊言代替現實的人，只有被現實碰得粉碎！

(接第三版)

了光輝的一頁。

隨後，亞非國家團體與政黨等，曾於一九五八年一月初，在開羅召開了第一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出席者有五十多個國家代表。會議曾對反殖、反帝以及全面裁軍等問題通過宣言。並且採納和強調了萬隆會議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亞非會議宣言。

亞非人民團結大會及其執行理事會，隨後曾數度召開會議，第三屆大會乃於一九六三年二月於坦葛尼克首都舉行。最近的一次會議是在阿爾及利亞舉行。這幾次的會議，都熱烈譴責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並且支援星、馬、婆人民反大馬的鬥爭。